

# 老街年事

李玉恒

临近除夕，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。窗外刚通车不久的七里沟立交桥灯火辉煌，几道首道叶形的环道上，往来车辆的尾灯划出漂亮的弧线。看着江对面的万家灯火里，有一点感动，又是一个年的节点，没有任何理由，阻止一个归家的人。

自己也久居城市，老家依稀如影。看到“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”这句话的时候，伤感也释然，自己也是女儿的来处。不过，老家还是在这雨催催下，愈发清晰起来。

老家在一个老镇上，遗存下来的明清古居连成一条近五里的长街，据说兴盛了百年。我家就在中街，一个大杂院中住着七八户人家。

每年腊月初八后，老街就热闹起来；供销社是经营大户，门面大，商品种类多，不少人习惯在这里置办年货，营业员因为有了营销任务，服务态度比以前要好一些；个体户兴起来了，主要是做成品服装，一家连着一家，衣服琳琅满目，多是从广州、武汉、襄阳这些大地方进来的，时兴得很，店主的吆喝声也一家盖过一家；肉铺那儿最热闹，几个架子横在街边，摊主把猪肉挂挂起来，围过来的主顾指着自己要割取的位置，不到半天肉就卖完了；街边的屋檐下，多是主家或乡下农民自卖的特产，有的支个小板，有的就地摊摆，年货、日杂、蔬菜，应有尽有；住对门的陈爷爷早已拿出写了快一个月的春联，悬挂起来，红了整个门面；饭店、酒铺和街边小吃摊的生意也好起来，几乎没有了饭点，啥时候都有人在吃饭。南北二山、十里八乡的人都在这个时候赶集，街面上说是车水马龙一点也不为过。

每年这时候，也是我家人客走动较多的时候，亲疏远近的亲戚逛街累了，都会来我家坐坐，有的

来卖自家的东西，卖不完的就寄放在我家。父亲是个敞亮人，来人总让母亲烧水做饭，大舅二舅要是来了，还会炒上几个小菜，热上一壶苞谷酒。

母亲的一个乡下远房堂姐，每年这个时候都要在我家住一段时间，说是来看年底的热闹，她来了，她的儿孙们也就隔三岔五地来走动了，我也就记住了那个大眼长辫的“琴”表妹。一次，一个留着花白齐耳长发的老人，佝偻着身子，拄着拐杖从院门进来，我们都不认识，父亲迎了上去，说是多年未走动的老姑爷。

过了小年，家里就开始准备年货。堂屋的柜子里装满了谷子和小麦，父亲早早让哥哥挑了两担去打米机磨了，趁着好太阳，又到挂面房轧好了挂面。猪肉算是母亲的功劳，开春她就抱来了小猪崽，近乎一年的喂食，长得膘肥体壮。

准备走亲戚的礼品是父母要商量的大事，每年他们总要费不少神。新衣服总是要做的，成品服装兴起以前，母亲从指缝里节省，也会让我们每个人有新衣服穿。鞋子是母亲自己做的布鞋，家里姊妹多，母亲总是大年三十晚上还在赶工，有时候我们等不及睡了，初一早上，新鞋子就好端端地放在我们床边。

大年初一开始拜年，我们一二十家亲戚，要走到正月初五六，还得安排好行程。得先去舅家，说是娘亲舅大。母亲是养女，有两个娘家，舅家得同一天去，我们姊妹就要分工。去母亲的亲娘家得我和哥哥去，我们都有点拘谨，外公少语木讷，一杆长烟袋吧嗒吧嗒直响，似乎是一根随时会敲击我们脑袋的长棍。小舅在家族很有威信，是村干部，总会问去拜年的外甥们一年的情况，还会教导我们要孝敬母亲，很是威严。

大家争着去的是姑家和姨家，他们亲切，给的压岁钱也最多。初三父亲兄弟几个会约一起去江沟的姑婆家，大人小孩一行八九个。姑婆丈夫早逝，儿孙众多，她却很会持家，把家里上下打理得整整齐齐。我们去了，她的儿孙们争抢着拿出各家的吃食，招待她的娘家人，老姑婆这时候就会满脸笑开花，向娘家人夸她儿孙孝顺，大家都笑赞她像大观园的贾母，她偏头问：“贾母是谁？”引得大家哄笑。姑婆活到98岁，她96岁的时候，孙女用手机给她照相，她不满地说：“照得不好，把我照老了。”我们大笑：“你都96岁了，还不老，难道成了妖精！”

正月十二就出灯，耍狮子、烧火龙、舞彩船、扭八岔小场子，大家使出浑身解数，院子里自然也热闹起来，小叔和照相馆的刘师傅用土坯和纸筒捣腾起烟花，请火龙进了院子，烧得昏天黑地。我们开心到极点，满街到处跑，哪儿热闹都有我们，我们玩得忘了做作业，忘了开学。

元宵节是春节活动的最后一幕，老街的几个村和驻镇的单位要在文化馆会灯，从中午就开始，一个一个逐次表演，引来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，称得上老街一年一度的盛会。晚上还有灯谜晚会，篮球场上挂满谜条，像彩旗飘飘。年纪稍大的男男女女在猜谜，年轻的男男女女趁机相会。热情的婶婶们就着过年，总会给自己的侄甥男女牵线搭桥，让一起去看热闹，院子里有几对，就是在她们的撮合下谈成的。

雨还在下，我在其中散步，看万家灯火的倒影落在江心里，迷离朦胧。凝望一扇扇透着橘黄灯光的窗棂，水里一热，那归家的游子，此刻，是否吃上了热腾腾的饺子……



春满桃花源 樊光矢 作

## 瀛湖

第1477期

# 那时广货街

李海彬

小时候从陕南去西安，就只有一条210国道，没别的路可选。山路绕来绕去，大巴车摇摇晃晃，一车人挤得满满当当，空气里有汗味、行李味和窗外飘进来的山风，不管几点路过广货街，司机都会踩一脚刹车，喊一句：“广货街到了，歇会儿。”

那时候没有高速，也没有火车，川陕、渝陕、鄂陕过来的车，全都在广货街这儿休息：加水、吃饭、伸腿、抽烟，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。这里饭馆一家挨着一家，油烟一直飘到马路上，吵吵闹闹很热闹，也让心里发慌，大家毕竟都要赶路，不敢多耽搁时间。

那时，父亲常年在西安打工，这条路他跑了无数趟。他很少跟我说话路上有多苦，只是偶尔在家烤火时，随口提两句。他说，车到广货街一停，就赶紧找个小馆子坐下，要一碗热汤面，端着碗先吹一吹，再大口往嘴里送。他的手粗糙，指关节大，握筷子的样子很用力。他说，那碗面谈不上多好吃，甚至有点咸，但是热乎，能把一路的寒气压下去。

我那时候小，就默默听着，知道广货街不是什么景点，是父亲路上能喘口气的地方。

后来，到西安的高速通了，火车通了，我也到了西安工作、安家，再回陕南，用不了以前一半的时间。我一直想去广货街看看，可总是忙，一拖再拖，直到我自己开车进山，才真正走到这条街上。

我开得很慢，想象着父亲当年坐在颠簸大巴里的样子。他总说，那段路能把人的骨头摇散。拐过几个弯，广货街就出现在眼前，如今，路面平整整。

街还是那条街，“老陕面馆”的招牌换了LED灯，红底黄字，夜里能照亮半条街。我停车时特意看了眼门楣，左边有个旧钉子眼，锈了一圈，可能是当年挂“加水”牌子的地方。

父亲说的那家小馆子，估计早没了，我找了一家老馆子坐下，也要一碗热汤面。面端上来，味道确实一般，油有点大，汤也不算鲜，面的热气往上飘，糊了我的眼镜。

隔壁桌几个年轻人举着手机直播，空气里还是油烟味，但混着咖啡香，不吵了，也没那么热闹了。山风吹着屋檐下的腊肉摇晃，我安安静静坐在父亲当年匆匆路过的地方，吃了一碗面。

车子慢慢开出广货街，后视镜里，那条街越来越小，我想起父亲说过，他那时候坐大巴，也是从车窗看着这条街消失，只是那时候，车窗是手摇的，玻璃上全是灰，他得用袖子擦干净才能看清。

山弯把广货街彻底挡住的时候，我握了握方向盘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，那碗面是几点钟吃的。

# 年之味

董明汉

“小娃儿盼过年，老年人望种田”，这句老话在八仙大山的沟谷里流传了多少年，就有多少代人在腊月里揣着这样的盼头。小娃儿盼的是新衣和兜里的糖，老人盼的是桌前围坐的团圆，说到底，都是盼着那股年味。这年味要分十味来品，一味一重天。

第一味是腊肉的香。过了十月小阳春，坡上的风刚带起凉意，屋顶的炊烟忽然就变了味；柏树枝熏腊肉的香混着烟火气，丝丝缕缕缠在屋檐上、石阶上，连过路的风都带着油润。这香要一直飘到除夕，每顿饭的桌中央，总卧着一盘盘红亮的腊肉，肥的晶莹，瘦的嫣红，是年夜饭诱人的底色。

第二味是归人的脚步。腊月的山路，总被异乡的风尘擦亮。在外打工的、定居的，都要踩着年三十的门槛回来。空巢老人的灶膛重新红起来，留守儿童扑进父母怀里。谁家院坝里忽然有了外地牌照的小汽车，行人路过总要多看两眼：“某家的娃子回来了！”那语气里有透着羡慕。

第三味是扬尘里的新。腊月二十三的太阳刚爬上山头，家家户户的屋檐下就飘起了灰。大人戴了帽子，裹着罩衣，用长杆绑着刷子，把一年的蛛网、尘垢都刷下来。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扬尘，要倒进猪圈，是最好的肥料。小溪边捶打被褥的声音，把日子洗得清清爽爽，等着新桃换旧符。

第四味是年礼里的孝。腊月的摩托在路上跑得勤，车后座绑着的腊肉，是女婿送给老丈人的心意。自家养的猪，亲手熏的肉，切得方方正正，裹在油纸里。女儿嫁出去，平时难得回门，唯有这时候，能抱着孩子，踩着山路把一年的牵挂递到父母手里。

第五味是红纸上的字。腊月二十八的日头正好，家家户户的门楣都在等着春联。八十年的墨香还在记忆里飘；买几张红纸，请村里的先生来写，墨汁在纸上洇开。如今商店里的春联印得花哨，把门框染得通红。灯笼一挂，光从纸里透出来，连风都带着喜气。

第六味是年夜饭的香。腊月二十七，主妇们就忙着杀鸡了，“杀七不杀八”的老规矩，藏着对日子的讲究。灶台上的蒸汽冒着白汽，腊肉在锅里咕嘟着。鱼要整条的，象征“年年有余”；鸡要炖得酥烂。鞭炮的脆响一过，先请祖先，再让长辈上座，一桌子人挤着、笑着，筷子碰着碗沿叮当响。老人给晚辈发红包，晚辈祝愿愿老人寿比南山。

第七味是坟头的灯。除夕夜的晚风刚摇曳，提灯笼的队伍就上山了。烛火在风里摇曳晃晃，照亮石阶上的霜。大人指着坟头告诉孩子：“这是你太爷爷，那是你姑婆。”远处山坳

里，点点灯火散在林间，阴阳两隔的亲人，都在这光里团圆了，直到十五的月亮升起，这灯火才慢慢暗下。

第八味是守岁的火。年三十的夜里火炉要烧得旺，火苗舔着柴禾，把屋里映得通红。看春晚的嗑着瓜子，娃儿们举着花筒在院坝里跑，零点的钟还没敲，震天雷就先炸响了，烟花在夜空里开成满天星。清晨六点的炮声更急，“起得早啊！”人们互相打着招呼，藏着“早发”的祝福。

第九味是拜年的路。初一的清晨，穿新衣的娃儿开始串门了。给爷爷奶奶磕个头，红包就落进了兜里。如今娃儿的荷包鼓囊囊的，装着几百上千的压岁钱，却仍然爱听那句“乖娃儿”。

第十味是转转席的热闹。正月的日子像盘磨，亲戚朋友推着车。你家吃了我家请，腊肉炖洋芋、鸡蛋炒香椿，酒杯碰得叮当响。打工的人讲城里的事，守家的人说地里的苗。这转转席要吃到正月初六，直到有人扛起锄头下地。那些初八要出门的劳力，趁着暖日把洋芋种进土里。

大年三十的风，裹着岁末的寒凉，也载着归乡的急切。我匆匆关掉办公桌上的电脑，从单位驱车奔赴老家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和家人一起，去后山给祖辈们上坟。

车子驶进熟悉的村落，远远就望见了半山腰上老家院子的轮廓，还有院子后那棵三百余年的药木树。它依旧矗立在那里，粗壮的树干裂着斑驳的方块状树皮，如一位沉默的长者，在寒风中静候着每一个归乡的人，也牵引着我心底浓稠的年味。

十几户人家共居的大院子，如今已没了往日的热闹，墙体依旧挨着墙体、屋檐依旧连着屋檐，只剩寂寥裹着青砖黛瓦，衬得坟前的这条路，愈发静谧。

我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坟前的杂草，烛火点燃，袅袅青烟缓缓升起，瞬间将我拉回到儿时的除夕，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年味儿，顺着青烟，一点点弥漫了上来。

那时候年的序曲，总在腊月二十八九准时奏响。整个院子都沉浸在忙碌的喜悦里，家家户户都在打扬尘、擦桌椅，连每个椅子的腿脚都要擦得发亮。更热闹的是洗肉的场景，大盆小盆在门口排开，腊猪头、腊猪脚在温水中翻滚。这些肉，不仅是除夕夜的菜，也是正月里招待亲朋好友的底气，更是我们这些孩子的念想。

高音喇叭早就架在了屋梁上，录音机也被搬到了窗户外，喇叭对着窗外，音量开到最大，卓依婷的《恭喜发财》《财神来到我家门》等喜庆的旋律一波波涌出来，穿过药木树的枝叶，飘向十里八乡，仿佛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马家老房子的年，要来了。我们一群半大的孩子，在院子里跳进跳出、追逐嬉戏，鞭炮屑在脚下咯吱作响，衣服口袋里装满了大人给的瓜子、花生和糖，笑声比喇叭里的歌声还要响亮。

除夕的节拍，庄重又热烈。一清早，每家每户都会在屋后把一堆烂树叶点燃，只见冒烟，却不见明火，这是我们老家过年的风俗，至今也没弄懂为啥。午后，家族的男人们会带着我们一群后辈，提着挎篮，装满火纸、九大响的鞭炮和香烛，去后山给祖辈们上坟。穿过药木树的影子，踩着枯黄的树叶，归来时，暮色已至，鞭炮声便在此时骤然炸响，震得药木树的叶子簌簌落下。

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宴席，母亲做的鸡肉炖粉条，是最受欢迎的一道菜。地得软烂脱骨的土鸡，吸饱了汤汁的粉条，鲜而不腻，暖到心底。我和哥哥抢着夹粉条、啃鸡肉，母亲坐在一旁，笑着给我们添菜，眼里满是宠爱。那时候不懂，只觉得这道菜格外香，后来才明白，那滋味里藏着母亲的爱，藏着一年到头的期盼，藏着最纯粹的年味儿。吃完年夜饭，母亲早已备好了热水，我们挨个洗澡，换上新衣裳，那些旧衣裳的灰尘与疲惫，都被洗进了岁月里，只留下一身的清爽与期待。

那时没有电视，自然也没有春晚，守岁的仪式，是在火塘边完成的。大人们围坐在一起，讲着老掉牙的故事，我们小孩则趴在火塘边，盯着跳动的火苗，看木柴在火中噼啪作响，偶尔添上几根干柴，让火焰烧得更旺。火塘里的木柴，要在睡前用地灰掩埋，只留一点火星，要一直燃到第二天早上，不能熄灭，寓意着薪火相传。

凌晨十二点的钟声，是新年的号角。这便是“出天星”的时候了，家家户户都会有人提着水桶，奔向院子旁边的水井。我总抢着去舀第一瓢水，月光洒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这便是老人口中的“银水”。清凉的水带着新年的喜气，舀起一瓢，仿佛舀起了一整年的福气。回到院子，鞭炮声再次响彻夜空，那微弱的光，却能照亮每个人脸上的笑容。

大年初一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和母亲便用背篋背着腊猪脚，提着粉条、白糖等年礼，踩着还未化尽的霜雪，去外婆、舅舅、幺姨家拜年。一路上，遇见熟人都要互相道一声：“年过得好啊”，那份淳朴的情谊，在寒风里格外温暖。

如今，岁月流转，我们十几家人早已搬离了马家老房子，那个曾经热闹非凡的大院子，也渐渐变得寂寥、冷清。那棵三百余年的药木树，依旧枝繁叶茂，却再难听见树下的欢歌笑语，再难闻到当年的烟火气息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对过年竟生出了几分抵触与厌倦。除夕，我大多是在单位度过的。窗外的鞭炮声依旧，却再也听不出当年的喜悦；电视里的春晚正在直播，我却连打开的兴致都没有。那些曾经让我翘首以盼的习俗，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年味，似乎都被岁月的风沙，吹得越来越淡。

唯有此刻，站在祖辈的坟前，望着院子里的药木树，那些被时光尘封的记忆，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年味儿，才会如此清晰地浮现。原来，我怀念的从来不是过年本身，而是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，是那份族人相聚的淳朴，是那段被烟火气包裹的岁月，是母亲碗里的鸡肉炖粉条，是火塘边的温暖，是那瓢清冽的“银水”，更是这份刻在血脉里的牵挂与眷恋。

鞭炮声渐歇，风裹挟着药木树的清香。只愿那坛封存岁月里的年味，能在记忆深处，永远飘香；只愿祖辈的牵挂，能伴着这棵老药木，护着每一个归乡人，岁岁安暖、年年皆欢！

# 为年点灯

冉俊雅

除夕前夜，我从柜子深处捧出那盏年少时做的纸灯笼。薄薄的宣纸已经泛黄，竹骨架却还结实。轻轻吹去浮尘，将一支小小的蜡烛放进底座，这是我每年除夕必做的事。

奶奶在世时总说，年是要用灯火去迎的。那时不懂，只觉得是老人家的讲究。如今自己有了家，有了孩子，才慢慢咂摸出这话的滋味。

腊月里的那些奔走，像极了为一场盛大仪式做的准备。提前在网上购买心仪的新桌布，手指抚过棉麻的纹理，想象它铺展开来的样子。那方寸之间的红，像是给寻常日子画的一个逗号，提醒我们：且慢，将有一个停顿，而后是新的开始。给那盆竹子换挂饰，年年不同。竹子还是那株竹子，换了新装，竟也有了过年的神情。

今年格外不同。腊月二十六，新添的那盆柠檬树，枝条上居然顶着几簇小白花。卖花人说，好好养着，或许能赶上年，忙碌的腊月，猛一抬头，它们便齐齐地开了，小小的、白白的花藏在墨绿的叶子间，香气满屋子都闻得见。那一瞬间，我站在柠檬树前，竟有些怔住了。这花开得这样巧，这样及时，像是专门赶着来赴一个约。丈夫笑说：“这是年味儿闻见咱们要走了，赶着来送一程。”年跟前，我们要启程回句阳婆家过年了。

对联是早就备下的。今年选的是一副红底带着几分春意的嫩绿，还夹着粉色的樱花。展开来看，“岁岁平安”四个字平平淡淡，却不知是多少人一年的祈愿。我把它贴在门上，退后两步端详，那一点绿意，像早春破土的草芽，又像柳枝上刚爆出的新叶。春节还未到，春天的气息已经从这对联里透了出来。

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总要在客厅多站一会儿。新换的桌布铺得平整，新买的果篮摆在茶几中央，年夜饭已经修剪好，插在青瓷瓶里。今年的花选得好，百合、银柳、梅花、红的红，黄的黄，错落有致。柠檬树被移到窗边阳光最好的位置，那几簇小白花在光里显得格外素净。

朋友笑我：“弄那么齐整给谁看？”我想了想，竟答不上来。给谁看呢？给自己看看吧。这些天来，买桌布、挑对联、插花时的那份喜悦，还有看见柠檬花开时的那份惊喜，它们都需要被安放。

最忙碌的还是除夕的厨房，那些平日舍不得花功夫的菜式，婆婆一样一样摆上案板。炖汤要小火慢煨，扣肉要蒸得软烂，年年有鱼的要完完整整。烟火气升腾起来，弥漫在厨房的每个角落，钻进衣服的纤维里、头发丝里。

年年如此。如此这般地准备着，忙碌着，也快乐着。大多数时候，我们随遇而安，得过且过。唯独过年，让我们有机会把日子郑重地收拾起来。

这准备里有一种郑重。是对时间的郑重，也是对日子的郑重。我们买新果篮，换新桌布，是想用新的气象，去迎一个崭新的开始。

这准备里还有一种温暖。买年夜饭时，想象花开后满室的香气；临走前把一切布置妥当，念着回来推开门，就能看见一室的春光。

腊月二十八的清晨，我们锁好门，拎着行李下楼。走到单元门口，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阳台的窗开着一道缝，柠檬树的白花的风里轻轻摇晃，它在替我管家、替我等年。

除夕，婆家的灯笼点起来了，对联贴起来了，年夜饭摆上桌。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，反倒安静下来。孩子趴在窗边看烟花，婆婆端出刚蒸好的红薯丸子。所有的奔波都有了归宿，所有的期待都落了地。

灯火映着满桌的菜肴，映着家人的脸。我想起奶奶说过的话：年是要用灯火去迎的。现在我懂了：这灯火，不只是灯笼里的那一支蜡烛，更是腊月里那些心甘情愿的准备，为年点灯的路上，这灯点在我们的屋子里，也点在我们的心上。

窗外鞭炮声渐渐稠密起来。我看看身边熟睡的孩子，又看看窗外的夜空。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，年年如此，却岁岁不同。我们要做的，不过是赶在年前，把灯点亮，让循着时光而来的那个日子，远远地就看见我们。

# 童年的年味儿

马波